

萬有文庫

第一集簡編五百種

王雲五主編

王臨川集

(五)

王安石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臨川集

(五)

王安石著

萬有文庫

第一二集簡編五百種

總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臨川先生文集

## 卷四十一

### 劄子

#### 擬上殿劄子

臣蒙恩奉使歸報陛下。敢因邊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臣竊見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顧內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患於夷狄。天下之才。日以窮困。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智之士。惴惴然常恐天下之不久安。此其故何也。患在無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方今之法度多不合於先王之法度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人不被其澤者。爲政不法先王之道故也。非此之謂乎。以今之時。方先王之時。遠矣。所遭之時。所遇之變。不同。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而臣以謂當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五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歲。一治一亂。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未必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而臣固以謂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

其勢未必能者何也。方今天下之吏才少故也。朝廷之人才固嘗簡在陛下之聰明。以臣使事之所及。則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貧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世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之衆。孰能一二推行之。使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未必能也。然則方今之急在乎人才而已。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材嘗衆矣。蓋其所以陶冶而成之者有道。所謂陶冶以成之者。詩書傳記之所載。其大略可見矣。陛下嘗試詳延大臣左右及天下智能才諳之士。使其論先王所以成天下之才者。其設施之方如何。今之所以異於先王而人才不足者。其咎安在。其欲變而通之以合於先王之意而成天下之才。宜何施爲而可。陛下因擇其言之近於理者。使之相與上下反覆爲論焉。因取其宜於時者施焉。則人才宜衆矣。夫成人之才甚不難。人所願得者尊爵厚祿。而所榮者善行。所恥者惡名也。今操利勢以臨天下之士。勸之以其所榮。而予之以其所願。則孰肯背而不爲者。特患不能爾。而吾所以責之者。又中人之所能爲。則不能者又少矣。夫成人之才甚不難。而自古往往不能成人之才何也。以人主之才不足故也。蓋人主無恭儉之德。無聰明睿智之才。無仁民愛物之意。則嬖倖諂諛。姦罔蔽欺。殘賊放恣之人。皆得志於時。而推其類以亂天下。雖有良法。不能成天下之才矣。今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而又因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公聽並觀。以進退天下之士。則所以成天下之才。特患無良法。而陛下推至誠惻怛之心以行之。則臣雖愚。固知人之才不難成也。人才既衆。則陛下何爲而不成。

何欲而不得。夫然後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乎先王之意甚易也。陛下不能如此。苟於積敝之未流。因不足任之才而修不足爲之法。臣恐在軍者日以勞。而士民愈以窮困汙濫。而於天下國家愈其無補也。臣幸以使事歸報。徒舉利害之一二。而無補於世。非臣之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輒不自知其驚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伏惟陛下詳擇其中。天下幸甚也。

上五事劄子

陛下卽位五年。更張改造者數千百事。而爲書具爲法立。而爲利者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效最晚其議論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今青唐洮河幅員三千餘里。舉戎羌之衆二十萬。獻其地。因爲熟戶。則和戎之策已效矣。昔之貧者舉息之於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於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則青苗之令已行矣。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害。緩而圖之。則爲大利。急而成之。則爲大害。傳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若三法者。可謂師古矣。然而知古之道。然後能行古之法。此臣所謂大利害者也。蓋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貧富不均。風俗不齊。版籍之高下。不足據。今一旦變之。則使之家至戶到。均平如一。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歸於畎畝。苟不得其人而行。則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於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齊子產用之。鄭商君用之。秦仲長統言之。漢而非今日之立異也。然而天下之人。鳬居鴈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者。數千百年矣。今一旦變之。使行。計五相維。鄰里相屬。察姦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不得其人而行。

之則搔之以追呼。駭之以調發。而民心搖矣。市易之法。起於周之司市。漢之平準。今以百萬緡之錢。權物價之輕重。以通商而貫之。令民以歲入數萬緡息。然甚知天下之貨賄未甚行。竊恐希功幸賞之人。速求成效於年歲之間。則吾法隳矣。臣故曰。三法者。得其人。緩而謀之。則爲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爲大害。故免役之法成。則農時不奪。而民力均矣。保甲之法成。則寇亂息。而威勢彊矣。市易之法成。則貨賄通流。而國用饒矣。

議入廟劄子

臣今日曾公亮傳聖旨。以臣寮上言郊祀不當入廟。令臣詳議。臣愚以爲制天下之事。當令本末終始相稱。今既奉先帝遺詔。外行以日易月之禮。又諸所以崇事祖宗。皆循本朝制度。獨於入廟。則欲變先帝故事。而遠從三代之禮。臣恐於事之本末終始。不爲相稱。必欲盡除近世之制度。一以三代爲法。則今陛下尙在諒陰之中。非可以制禮之時。且言者以爲喪三年不祭於廟。禮也。而今乃欲令公卿代告。此何禮也。臣竊以爲今之禮不合於三代者多矣。言者不以爲非。而專疑不當入廟者。蓋於所習見。則安於所罕見。則怪。恐不足留聖聽也。臣學術淺陋。誤蒙訪逮。敢不盡愚。取進止。

言尊號劄子 庚戌六月七日

臣伏以陛下緝熙光明。如日之方升。布利施澤。如川之方至。號名於實。豈能有所增加。輒復卷卷妄有陳請。徒以祖宗故事。適在此時。臣子之心。懷不能已。陛下受而不拒。足以俯順人心。臣獨不能無疑者。陛下以西垂之勞。方以過爲在己。邊膺徽冊。似或未安。臣等以歸美爲忠。陛下以撝謙爲德。布之海內。誰曰不

然伏惟聖心更賜詳酌。

論罷奉燕劄子

臣竊以邊夷外畔。士卒內潰。吏民騷動。死傷接踵。恐非燕而用樂之時。且此月休假已多。又加兩日。卽恐急奏或致留滯。臣愚謂宜罷燕以副聖心仁惻。且又不妨應接機速公事。如蒙省察。乞賜中旨施行。

論館職劄子二道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材也。然陛下試求以爲講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監司。則必不知其誰可。此患在於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所除館職。特一二大臣以爲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賢。尚未可信用。必躬察見其可賢而後用。況於一二大臣以爲賢而已。何可遽信而用也。臣願陛下察舉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爲公卿者。召令三館祗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祗候。事有當論議者。召至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具條奏。是非利害及所當施設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相視問察。而又或令參覆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於相視問察。能詳盡而不爲蔽欺者。卽皆可以備任使之才也。其有經術者。又令講說。如此至於數四。則材否略見。然後罷其否者。而召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以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於期年。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宜任使。其尤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嘗令備訪問可也。此與用一二大臣薦舉。不考試以實。而加以職。固萬萬不侔。然此說在他時。或難行。今陛下有堯舜之

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無實之人不能蔽也。則推行此事甚易。旣因考試可以出材實。又因訪問可以知事情。所謂敷納以言。明試以功。用人惟己。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蓋如此而已。以今在位乏人。上下壅隔之時。恐行此不宜在衆事之後也。然巧言令色孔壬之人。能伺人主意所在。而爲傾邪者。此堯舜之所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當知而遠之。使不得親近。然如此人亦有數。陛下博訪於忠臣良士。知其入如此。則遠而弗見。誤而見之。以陛下之仁聖。以道揆之。以人參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此。則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壬之徒消。而正論不蔽於上。今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壬之徒得志。乃所以自蔽。畏巧言令色孔壬之徒爲害。而一切疏遠羣臣。亦所以自蔽。蓋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陛下堯舜之主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彷彿者。固非羣臣所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理。擇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爲王者之職。在於論道。而不在於任事。在於擇人而官之。而不在於自用。願陛下以堯舜文武爲法。則聖人之功必見於天下。至於有司叢脞之務。恐不足以棄日力勞聖慮也。以方今所急爲在如此。敢不盡愚。臣愚才薄。然蒙拔擢。使豫聞天下之事。聖旨宣諭富弼等。欲於講筵召對輔臣。討論時事。顧如臣者。材薄不足以望陛下之清光。然陛下及此言也。實天下幸甚。自備位政府。每得進見。所論皆有司叢脞之事。至於大體。粗有所及。則迫於日晷。已復旅退。而方今之事。非博論詳說。令所改更施設。本末先後。小大詳略之方。已熟於聖心。然後以次奉行。則治道終無由興起。然則如臣者。非蒙陛下賜之從容。則所懷何能自竭。蓋自古大有爲之君。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今陛下仁聖之質。秦漢以來。

人主未有企及者也。於天下事又非不憂勤。然所操或非其要。所施或未得其方。則恐未能終於逸樂。無爲而治也。則於博論詳說。豈宜緩然。陛下欲賜之從容。使兩府並進。則論議者衆而不一。有所懷者。或不得自竭。謂宜使中書密院迭進。則人各得盡其所懷。而陛下聽覽亦不至於煩。陛下即以臣言爲可。乞明喻大臣。使各舉所知。無限人數。皆實封以聞。然後陛下推擇召置。以爲三館祇候。其不足取者。旋即罷去。則所置雖多。亦無所害也。

二

臣伏見某人云。皆衆人所謂材良行美。宜蒙陛下訪問。任使者。凡此九人。臣或熟聞而未識。或熟識而未敢任。或敢任其可以爲公卿。臣雖未識。然衆人之所謂賢。臣不敢蔽也。臣雖敢任其可以爲公卿。然陛下不親見其可賢。亦難遽信而用。若陛下以臣前所論奏爲合於義理。即乞悉置此九人者。以爲三館祇候。親考試其材行。若不可用。旋即罷去。若其可用。然後留備訪問。任使如此。則所置雖多。未有濫得官職者。然此但臣一人所聞所知。恐執政大臣各有所聞所知。陛下若令各舉所聞所知。而如此考試。庶幾人材無所遺逸。經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善人君子者。天下之民心所願舉。欲其延問視其所在而從之者也。陛下自卽位已來。以在事之人。或乏材能。故所拔用者。多士之有小材而無行義者。此等人得志。則風俗壞。風俗壞。則朝夕左右者。皆懷利以事陛下。而不足以質朝廷之是非。使於四方者。皆懷利以事陛下。而不可以知天下之利害。其弊已效見於前矣。恐不宜不察也。欲救此弊。亦在親近忠良而已。伏惟陛下仁聖已深察此理。臣愚猶敢及此者。忠臣惓惓之義也。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鈎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

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聞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懇終始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敍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難於疲老。而未嘗申勅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懇。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卷四十二

劄子

相度牧馬所舉薛向劄子

臣等竊觀自古國馬盛衰皆以所任得人失人而已。汧渭之間未嘗無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周。河隴之間未嘗無牧而張萬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前世得人之明效也。使得人而不久其官久其官而不使得專其事使得專其事而不臨之以賞罰亦不可以成功。今臣等相度陝西一路買馬監牧利害大綱已具奏聞。伏見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精力強果達於政事。河北便糴陝西權鹽皆有已試之效。今來相度陝西馬事尤爲詳悉。臣等前奏已乞就委薛向提舉陝西買馬及監牧公事。今欲乞降指揮許令久任。緣今來馬價多出於解池鹽利三司所支銀絀絹等又許令於陝西轉運司兌換見錢。今薛向既掌解鹽又領陝西財賦則通融變轉於事爲便。兼臣等訪問得薛向陝西係官空地可以興置監牧處甚多。若將來稍成次第即可以漸興置。蓋得西戎之馬牧之於西方不失其土性一利也。因未嘗耕墾之地無傷於民二利也。因向之材而就令經始三利也。又河北有河防塘泊之患而土多烏鹵不毛戎馬所屯地利不足諸監牧多在此路所占草地多是肥饒而馬又不堪未嘗大段孳息。若陝西興置監牧漸成次第即河北諸監有可存者悉以陝西良馬易其惡種有可廢者悉以肥饒之地賦民於地不足而馬所不宜之費以肥饒之地賦民而收其課租以助戎馬之費於地有餘而馬所宜之處以未嘗耕墾之地牧馬而無傷於民。此

又利之大者也。如允臣等所奏，卽乞薛向所奏舉官員及論改舊弊，朝廷一切應副，成功則無愛賞，敗事則無權罰。如此則臣等保任薛向必能上副朝廷改法之意，如將來敗事，臣等各甘同辜，取進止。

### 論許舉留守令勅劄子

臣伏奉今月二十九日中書降到勅語，諸州知州知軍知縣縣令內有清白不擾而政迹尤異，實惠及民，有如係三周年或三十個月替到任已及成資係二周年替到任已及一年已上，其知州軍許本路安撫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知縣縣令卽更與本處知州軍通判並連署同舉保舉再任，仍須於奏狀內將本官到任以來政迹可紀實狀一一條列，奏委中書門下更加察訪，如不是妄舉，卽進呈取旨，當議量所述政迹及合入資序，推恩許令再任。令臣撰勅辭者，臣竊以謂朝廷欲使令守之宜民者久於其官，誠亦方今政務之先急，然勅意有於方今事變尙未合者。今審官除知州軍皆待一年八月闕，知縣縣令亦大抵待闕一年以上。今若使係三年及三十月替者，須候成資方得舉留再任，比及朝廷報許，卽其人係三十月替者已及替期係三年替者亦已去替期不遠，待闕之人亦已赴任，雖未赴任亦多已待闕一年，方復使之還就審官，別求差遣，卽於人情有所未安。兼朝廷欲使守令久於其官，爲其自知勢可以久，則果於有爲，而又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則必候成資然後許之再任，孰若一年以上卽皆許之舉留，如此則已除待闕之人免往返之勞弊，而被留之守令又早自知其當久而於興利除害敢有所爲，所有勅詞臣雖已具草，如以臣議爲允，只乞於所降勅語內除去如係三周年或三十個月替到任已及成資係二周年替二十二字，取進止。

乞朝陵劄子

臣當仁宗皇帝英宗皇帝遷坐之時。方以遭喪疾病在外。今蒙召還。復備從官。伏見朝廷將命官朝拜諸陵。臣欲備使。冀得少紓螻蟻區區感慕之情。伏望聖慈特賜矜許。取進止。

乞免修實錄劄子

臣准閣門報勅。差臣與吳充同修英宗皇帝實錄。竊緣臣於吳充爲正親家。慮有共事之嫌。今來實錄院止闕呂公著一人。臣於討論綴緝。不如吳充精密。若止差吳充一人以代公著。自足辦事。伏望聖恩詳酌指揮。所有勅牒。臣未敢受。取進止。

乞改科條制劄子

伏以古之取士。皆本於學校。故道德一於上。而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爲於世。自先王之澤竭。教養之法無所本。士雖有美材。而無學校師友以成就之。議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復古制。以革其弊。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庶幾可復古矣。所對明經科欲行廢罷。并諸科元額內解明經人數添解進士。及更俟一次科場。不許新應諸科人投下文字。漸令改習進士。仍於京東陝西河東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學官。使之教導。於南省所添進士奏名。仍具別作一項。止取上件。京東等五路應舉人并府監諸路會應諸科。改應進士人數。所貴合格者多。可以誘進諸科嚮習進士科業。如允所奏。乞降勅命施行。

廟議劄子

准中書門下奏准治平四年閏三月八日勅遷僖祖廟主藏之夾室臣等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譽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竊以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附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求之前載雖或有然考合於經乃無成憲因情制禮實在聖時伏惟皇帝陛下仁孝聰明紹天稽古動容周旋惟道之從宗祀重事所宜博考乞以臣等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

### 議服劄子

先王制服也順性命之理而爲之節恩之深淺義之遠近禮之所與奪刑之所生殺皆於此乎權之傳曰三年之喪未有知其所從來者也蓋期年及總麻緣是以爲衰而其輕重遲速之制非得與時變易唯貴之於賤或降或絕或否蓋在先王之時諸侯大夫各君其父兄欲尊尊之義有所伸則宜親親之恩有所屈此其所以降絕之意也自封建之法廢諸侯大夫降絕之禮無所復施士大夫無宗其適孫傳重之屬不可純用周制臣愚以謂方今惟諸侯大夫降絕之禮可廢而適子死非傳爵者無衆子乃可於適孫承重自餘喪服當用周制而已何則先王制服三年之喪以爲差非得與時變易故也然自秦漢以來言禮者或失經旨而歷代承用傳守至今與夫近世改制亦皆有說非以義折衷則不明故臣於所欲定則爲議以辯之末學寡陋獨用己見決千歲以來之所惑恐不能盡伏乞以付學士大夫博議令臣得與反復

議南郊三聖並侑劄子

臣等聞推尊尊以享帝。義之至。推親親以享親。仁之極。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親親不可以僭。故廟止其先。今三后並配。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後宮有廟。欲以廣恩也。而適所以僭乎享親。推存事亡。則非所以寧親也。臣等今詳議。欲乞各如禮官所議。

議郊祀壇制劄子

先王所以交於神明。壇坎牲幣器服。時日形色度數。莫不依其象類。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冬至祀天於地上之圓丘。所謂爲高。必因丘陵。而因天事天也。夏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所謂爲下。必因川澤。而因地事地也。蓋陽以圓爲形。其性動。陰以方爲體。其性靜。天陽而動。故祀於地上之圓丘。而禮神以蒼璧。璧亦圓也。地陰而靜。故祭於澤中之方丘。而禮神以黃琮。琮亦方也。合祀天地爲圓壇。而於國陽之地上。豈聖人以類求神之意哉。熙寧郊儀。祭皇地示壇八角。祭神州地示壇廣四十八步。高五尺。今則變方爲圓壇。神州築方壇。而復無坎。皆不應禮。伏請皇地示神州地示爲方壇。壇之外爲坎。庶協古制。

議郊廟太牢劄子

謹按禮記王制。祭宗廟之牛角握。周禮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入。古者諸侯五廟。祫祠烝嘗。每廟一太牢。大夫三廟。有天子之大夫。故曰。大夫用索牛。謂之索者。求得而用之。但不在滌而已。諸侯之祔祭。用太牢。吉祭則少牢。自諸侯與天子之大夫。時祭用牲如此。然則天子之祭用牛者可知矣。唐郊祀并宗廟社